

證道歌之四

永嘉玄覺大師

建法幢立宗旨，明明佛敕曹谿是：第一迦葉首傳燈，二十八代西天記。

建法幢立宗旨：任何一個宗派，都得有：理論的基礎，獨特的修行法門，以及所要完成的證量，才能完成其宗派。

至於中國禪宗，其理論基礎：若偏於見法性者，乃依《般若經》和《維摩詰經》；若偏於見心性者，則依《起信論》和《楞嚴經》。獨特的修行法門，早期偏於「棒喝」，晚期偏於「參話頭」。所要完成的證量，乃是頓悟，或稱為「明心見性」也。

明明佛敕曹谿是：敕者，昭示·派令。這純是狐假虎威，釋迦老子那說過這種話呢？

第一迦葉首傳燈：關於「拈花微笑」的故事，學術上已確認是中國人編的。以迦葉尊者，是最典型的上座部；那可能又變成「教外別傳」的祖師呢？

會說迦葉尊者是初祖，殆與釋迦佛涅槃後，乃由尊者召集五百羅漢，共同結集經典有關。

二十八代西天記：關於西天二十八代祖師的說法，我從不予理會。何以故？就算是「祖祖相傳」，也非「祖祖單傳」也。

把「傳法」與「傳位」混為一談，這是中國佛教的痼習。與印度佛教的傳承，毫不相干也。

法東流入此土，菩提達磨為初祖；六代傳衣天下聞，後人得道何窮數。

菩提達磨為初祖：宗派其實是慢慢形成的。待傳幾代確認後，才追溯源頭；而認誰為初祖？誰為二祖？故菩提達磨至臨命終時，不自知其為禪宗初祖也。

也非我想建宗派，即已成宗派。

六代傳衣天下聞：五祖是否真傳衣給六祖惠能？以及傳衣是否即受記其為六祖？這在歷史上，都還有爭論。

余意：五祖若真傳衣給惠能，亦只是勸勉其出家弘法而已，與受記其為六祖，了不相干。否則單憑一件袈裟，又能證明什麼呢？

或問：經典上亦言，釋迦佛已將衣鉢交咐迦葉尊者；待彌勒菩薩成佛時，為之證明也？

答言：若此，則釋迦成佛時，誰將衣鉢付予他，而為之證明呢？

後人得道何窮數：當然，六祖惠能對中國禪宗的貢獻，絕對是昭昭朗朗的。所謂花開五葉，後人因此而得道者，不計其數。

遊江海涉山川，尋師訪道為參禪；自從認得曹谿路，了知生死不相干。

曹谿路：喻指頓悟法門。

了知：了了知，從證而確認；而非信解·意會而已！

上士一決一切了，中下多聞多不信；但自懷中解垢衣，誰能向外誇精進？

上士一決一切了：最具上根者，一悟徹底，即一切了矣！其次，就算只是小悟，也能於修行道上證不退轉。

中下多聞多不信：而中下根之人，以執著相法故；雖聞頓悟法門，卻不肯相信。

但自懷中解垢衣：修行主要是為求得自身的解脫。解垢衣：以內銷，而息滅我見和貪瞋慢疑等。

誰能向外誇精進：而非為與人競長論短，誇耀其修行有何成果？

在修行中，有任何長進；其乃自己先得受用。而非如世間人作生意，要成交了且有賺頭；自己才得利益。也非如員工辛勤操勞，要待老闆考

核；才得積效。

至於因弘法，而得到尊重與供養；這對真修行者而言，只是附加價值而已！

所以何必與人競長論短，自誇耀其修行有何成果呢？

從他謗任他非，把火燒天徒自疲；我聞恰似飲甘露，銷融頓入不思議。

把火燒天徒自疲：徹悟之人，觀世間萬象；猶如坐天觀地，既了無所惑，又毫不相干。

我聞恰似飲甘露，銷融頓入不思議：既了不相干，心行恆寂；云何又會恰似飲甘露，銷融頓入不思議呢？

觀惡言是功德，此即成吾善知識；不因訕謗起怨親，何表無生慈忍力？

觀惡言是功德：聽到別人對我的批評，則內省吾行。有過則改，無過嘉勉。於是雖為惡言的批評，對我也能增長道業也。

此即成吾善知識：如子曰“三人行，則有我師焉。”真會修行的人，乃將一切眾生都當作善知識。

起怨親：於被訕謗時，猶能起「冤親平等」之心。

何表無生慈忍力：云何有時機，來印證其已成就「無生慈忍」的證量呢？

這有點似：受到傷害後的自我解嘲。

何以故？若真心不動，豈得不平而鳴呢？

嗟末法惡時世，眾生福薄難調制；去聖遠兮邪見深，魔強法弱多怨害。聞說如來頓教門，恨不滅除令瓦碎。

其實是在神會「滑台大會」之後，才有「南頓北漸」之爭議。

公案

德山宣鑒禪師，簡州周氏子，卅歲出家，依年受具。精究律藏，於性相諸經，貫通旨趣。常講金剛般若，時謂之周金剛。後聞南方禪席頗盛，師氣不平，乃曰：「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，萬劫學佛細行，不得成佛。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；我當搗其窟穴，滅其種類，以報佛恩。」

誰料，德山宣鑒竟成爲中國禪宗，最具棒喝典型的祖師呢？

聞說如來頓教門，恨不滅除令瓦碎：如果雖不標榜其爲頓悟法門，卻讓學子很快頓悟了；則他感激涕落還來不及，那可能恨不滅除令瓦碎呢？

故當爲雖自標榜爲頓悟法門，不只學子未頓悟，連教授者也沾不到邊；卻將一切漸修法門都給毀了，說什麼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和「禪不在坐」等。

既不聽經·聞法；也未持戒·修定；只參個「什麼是無」就等著開悟。如果這麼容易，則滿街都是菩薩祖師了，那等你再來聒噪呢？

所以我從不奢言頓悟法門，也非全然萎棄；從漸修的基礎，而打好頓悟的可能。是我主張也。

作在心殃在身，不須怨訴更尤人；欲得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。

作在心殃在身：一切罪業，皆爲妄心所作；至於受報，如下三途者，更不離身也。

不須怨訴更尤人：所以任何苦果，唯自作自受爾，豈能怨天尤人呢？

欲得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：表面上是說，莫謗如來正法輪，否則會招無間地獄罪。

實際上是說，若謗頓悟法門，當心會招無間地獄罪。這乃有「詛咒他人下地獄」的嫌疑！

其實「詛咒他人下地獄」者，自身即已下地獄。何以故？貪水溺，瞋火燒；何非已入水深火熱的地獄呢？

不可毀不可讚，體若虛空勿涯岸；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則知君不可見。

體若虛空勿涯岸：證道之人，心如虛空無可限止；故能苦樂不受，毀譽不動。

不離當處常湛然：心雖常寂而安於當下，智慧光明卻能周遍法界。

覓則知君不可見：反之，若心有所求；恰如奔逐以逃影，動波以撈月，唯不可得爾！

取不得捨不得，不可得中只麼得。

取不得捨不得：就真如心而言，乃諸佛眾生本皆然。諸佛雖覺悟實未增，眾生雖痴迷亦未減。

不可得中只麼得：於是當如何修證呢？如前所言：覺即了不施功，唯安於當下也。

默時說說時默，大施門開無擁塞。有人問我解何宗？報道摩訶般若力。

默時說說時默：默時說，以不作意心，或無功用心而隨緣說。說時默，既說過了，心即放下，而不執著。

問曰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

答云：「若有意者，即非祖師也！」

大施門開無擁塞：講者雖無心，聽者卻大得受用。施者，主要是指法施也。

如經言：佛以一音圓說法，眾生隨類皆得解。

摩訶般若力：般若，有廣義和狹義者。就廣義而言，一切佛法的睿智妙慧，皆屬之。就狹義而言，則限指般若系的經典。

若就般若系的經典而言，於理雖崇尚空，但於事修上卻恭行六度。而六度者，乃偏於漸修而非頓悟也。

或是或非人不識，逆行順行天莫測；吾早曾經多劫修，不是等閑相誑惑。

或是或非人不識，逆行順行天莫測；頓悟出格之人，非凡情所能忖度·預測也。

吾早曾經多劫修，不是等閑相誑惑；以此而難免有「自讚毀他」的嫌疑！

梅檀林無雜樹，鬱密森沈師子住；境靜林間獨自遊，走獸飛禽皆遠去。

鬱密森沈師子住：師子，乃喻最上乘之菩薩。我們常說：一山不容二虎。如是則鬱密森林中，容得許多師子共住嗎？

境靜林間獨自遊：果然不容得許多師子共住，故唯獨自遊爾！

走獸飛禽皆遠去：若飛禽走獸皆遠去，則師子憑什麼充飢而過活呢？

若能如經所言：佛以一音圓說法，眾生隨類皆得解。則雖凡夫外道，也能受化；更何況是已發心菩薩而不能教授呢？

故「獨行無侶」，乃就心境而言；「眷屬圍繞」，則就示相而言。否則終歸是窮困潦倒而自我解嘲爾！

師子兒眾隨後，三歲便能大哮吼；若是野狂逐法王，百年妖怪虛開口。

三歲便能大哮吼：解得圓頓之理，雖未修證；也能說法無礙，斷眾狐疑。

百年妖怪虛開口：反之，只於方便道中造作逞能，雖百年成精；終難辯過圓頓教之行者。

圓頓教勿人情，有疑不決直須爭；不是山僧逞人我，修行恐落斷常坑。

圓頓教勿人情：以方便道者，多是順人情而說，如所謂「先以欲鉤之」。至於正直道者，則是逆人情而治。

有疑不決直須爭：爭者，非爭意氣，而是審思·明辨，是非·對錯。

逞人我：好與人比高下，爭長短。

修行恐落斷常坑：廣義的斷常坑，乃指一切邊見。

故只見到性平等，而忘了相差別，還是偏一邊。

只倡言頓悟，而不從事漸修，也是偏一邊。

自謂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者，更是偏一邊。

非不非是不是，差之毫釐失千里；是即龍女頓成佛，非即善星生陷墜。

非不非是不是：凡俗所非者，未必為非。凡俗所是者，未必為是。

差之毫釐失千里：佛教很多修行法門，甚至覺受·體驗；都類同於外道。但因知見不同，解碼有異。故一者成為外道邪見，另者成為解脫正見。如一切放下。

龍女頓成佛：這是《法華經》中的故事。不過，對我而言，大乘經典上的故事，都無可信度。

善星生陷墜：同理，亦然。

日可冷月可熱，眾魔不能壞真說；象駕崢嶸漫進途，誰見螳螂能拒轍？

眾魔不能壞真說：此乃但願如此爾，其實未必！何以故？如經典上都言：佛法住世，有分：正法時期、像法時期和末法時期。

於正法時期，眾魔確實不能壞真說。於像法時期，則多雞鶩同食、魚目混珠矣！至末法時期，竟成魔強道弱，奄奄欲熄矣！

象駕崢嶸漫進途：象所駕車，如崢嶸般地高峻；故能隨意進止·往來。

誰見螳螂能拒轍：若螳臂當車，那擋得住；唯自取禍爾！

大象不遊於兔徑，大悟不拘於小節；莫將管見謗蒼蒼，未了吾今為君決。

大象不遊於兔徑：大象當然不可能遊於兔徑，因為體驅龐大·容納不了。然而體驅龐大，就一定較高明嗎？也未必！也非體驅嬌小，才是高明。

故能可大可小，隨緣而千百億化身；才是最高明的。於是乎，何只能遊

於免徑，必乃螞蟻窩都進得了。

大悟不拘於小節：沒錯，大智者不必拘於小節。然不拘小節者，乃為將事處理得更完美。如以不拘小節故，反將事情搞渣了；那能稱為大智嗎？

莫將管見謗蒼蒼：管見者，以管窺天。以自我中心為視野，即是以管窺天；於是便與人易有衝突矛盾也。

未了吾今為君決：你所未了者，我今已為你作快。

其實任何人都無法為他人作決，包括釋迦佛亦然。

從心理的角度來看，愈是沒信心的人，既愈期望別人附和他的意見，也愈勤於去同化別人。反之，真有信心者，乃「雖千萬人不苟同，吾往矣！」

尤其在此多元化的社會中，雖自我肯定，也得尊重他人的抉擇。

所以不知者，可為說；不明的，可為解。至於已解說後，唯待他人自去抉擇爾！抉擇後，也得為此抉擇負因果·責任！

「未了，吾乃待君決」也。是「待君決」，而非「為君決」也。